

## 星期文库

“古人的智慧故事”系列之四

## 符融巧计辨真盗

张燕峰

前秦年间,冀州城内发生了一桩盗窃案,城南富商张庆家中一箱珠宝失窃,门窗完好,管家仅在凌晨瞥见一道瘦削黑影翻墙而去。

接到报案后,官府迅速锁定两名嫌疑人——乞丐李三和王二。二人皆身形瘦削,常出没于张府附近,案发次日清晨身上都沾有与张府后墙土质相同的泥土。更关键的是,官府派人在李三住处搜出一枚珍珠,正是失窃珠宝中的一件。

升堂审讯时,李三不断喊冤,称珍珠是自己在路边捡到的;王二则否认去过张府,辩解泥土是拾柴时沾上的。二人各执一词,县令反复盘问仍无定论,案情陷入僵局。

恰逢冀州别驾(官职名,地位仅次于刺史)符融途经县衙,听闻此案后主动请缨审案。符融聪慧过人、善断疑难,此前屡破奇案,深得百姓信服。县令正无计可施,当即应允。

符融先阅案卷,又亲赴张府后墙勘察,发现墙根有大小相近但深浅不同的脚印,墙角杂草处还有重物碾压的痕迹。返回县衙后,他命人将二人带至后院空地。空地上备好两条等长麻绳,绳头都系于大树。

“你二人同时从绳一端跑至另一端,先到者暂免罪责,后者先入大牢待审。”符融沉声下令。

众人皆疑惑不解。

再看这两名疑犯,李三马上俯身待命;王二则脸色微变、眼神闪烁,脚步迟疑。号令一响,李三如离弦之箭般冲出,动作轻快率先抵达;王二虽奋力奔跑,却步伐沉重,被落下很远。

符融见状厉声喝问王二:“你便是真盗,还不招供!”王二当即瘫倒在地,口中却强辩不能以奔跑快慢来定罪。

符融冷笑着说:“张府后墙甚高,翻墙需借力蹬踏。你奔跑沉重不稳,显然腿部力量不足,墙角杂草有被碾压的痕迹,正是你翻墙时力气不济下坠所致。李三脚步轻快,翻墙易如反掌,脚印较浅只因他捡珠后好奇翻墙查看,并非行窃。”

他又紧盯王二:“你神色慌张、步伐迟疑,定是行窃时翻墙耗力,腿部酸痛不敢全力奔跑。况且路边捡到失窃珍珠的概率极低,你不过是想嫁祸李三,让其替你顶罪,故意混淆视听。”

王二浑身发抖,伏地招供。原来,他觊觎张府财富已久,案发当晚翻墙入内盗走珠宝,因力气不支险些坠落,留下痕迹。他藏匿大部分珠宝,仅留几枚珍珠待变卖,故意遗失一枚,让李三捡到,最终被符融巧计识破。

真相大白。终于,李三洗清冤屈,王二依法定罪,珠宝尽数追回。县令对符融敬佩不已,符融却坦言:“断案在于察言观色、细究疑点,不被表面证据迷惑,方能还公道。”

此后,此事在冀州广为流传,成为后世断案的经典范例。

## 天津的文学性

韩浩月

津是我心目中无可替代的文学之城。”

这句话其实许多人都说过,已经成为一种共识。在天津的文学构成当中,期刊是很重要的部分,当然,包括《今晚报》的“今晚副刊”和《天津日报》的“满庭芳”在内,都体现出文学内在一种恒定的价值。文学是否需要创新?从市场与读者需求看,创新确有必要;但若置于漫长文学史中审视,捍卫其形式与内核或许比盲目求新更为关键。

城市的历史积淀与生活氛围塑造着文学的表达,而文学亦以精神养分反哺城市,为其注入内在的脉络与血肉。天津在外界看来,一直是座“有生活”的地方,节奏慢,市民生活趣味性强,沉稳且包容的底色之上,是自信与开朗——我认为,这也是天津文学性的一面,好的文学与好的生活具有许多共通的地方,比如,都直面真实、消解压力、有开放性、持续性、有吸引力……

天津的文学性还有很重要的一点,就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,身上普遍具有隐约可见的文学气质,当然这种文学气质并非网上所形容的那种“文艺气息”,而是一种经过市井生活浸润后,存在于言行当中、可感可知的点点滴滴。真正懂文学的人从不刻意谈文学——对他们而言,谈生活即是谈文学,观照存在亦是触摸文学的内核。文学如果在生活里被当成锅碗瓢盆一样的存在,那么文学的高尚性就转化成了文学的实用性。实用的文学,不仅从书本里来,更是从生活体验与眼光视野中来。本身拥有文学生活的人,是不需要花哨的文学外在来包装的。

当我走在天津的街上,去接受四面八方涌来的气息时,我便忘记了从二三十年前就与天津建立的联系,更多时候只剩下了当下。当下的文学性让人松弛欢喜,这份鲜活的在场感,恰恰印证了当下的珍贵。当下的文学性,难以被总结,但适合每个人以个体的身份去感受。所以归根结底,天津文学性的核心,终究落脚于“个体化的体验与感受”——无论久居于此还是初来乍到,皆可从中触摸到这份独特的质地。

上世纪90年代,当青少年普遍鲜少有机会远行时,他们对城市的认知往往依赖想象构建。一条街道、一个地址,常被视作城市的缩影,久而久之,这些符号便在想象中被赋予了特殊的意味。

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,是《散文》杂志编辑部的地址。在我少年时代经常阅读的几个期刊当中,《散文》是必不可少的一本,西康路35号,因反复多次出现,便被印在了脑海。《散文》创刊于1980年,我上网查询它的通讯地址是否变过,得到的答案是“一直未变”。在充满巨变的时代,“不变”给人带来很安稳、踏实的感受。尤为难得的是,即便历经四十六年岁月,《散文》的封面设计与内文版式仍基本延续了创刊时的清新雅致。

上中学时,我就给《散文》投稿。大约2002年,我在《散文》发表了第一篇文章,此后多年,均保持着每年至少在《散文》发表一篇文章的节奏,我跟责编说:“有几年,《散文》是我与纯文学的唯一联系……”2019年,我以在《散文》发表的一篇文章,获得了“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散文奖”。2020年,受邀参加了“《散文》创刊四十周年座谈会”,记得那时我几次说过这句话:“天

翻着日历,年似乎大踏步地走过来了,儿时过年的种种欢喜与别扭涌上心头。

## 年味里的传承

张亚凌

欢喜源于我家是来自黄河滩的移民,过年总与当地有些差异,恰恰就是这点差异带给了我最大的骄傲:整条巷子只有我的母亲会炸油烘烘的馓子——黄河滩的吃食,渭北旱塬压根没见过。

母亲炸馓子时,我一改往日的调皮,变得乖巧又殷勤,绝不会添一丁点儿乱。眼瞅着母亲炸了一盆馓子,想着可以大快朵颐了,欢喜好像快要心里像烟花般炸开。

不等欢喜绽放,别扭就来了。面对一大盆馓子,我满心里都是“吃”“吃”“吃”,母亲却开始在碟子里放一窝又一窝馓子,指派着我跟俩小哥哥送了东家送西家,一路送过去,直送到盆子里所剩无几,送得我紧绷着的脸变得哭丧着脸。幸好巷子短只有十几户人家,还能剩几窝馓子。

投寄本报副刊稿件  
启事 众多,凡手写稿件,恕不能退稿,烦请作者自留底稿。稿件一个月内未报或未接反馈,作者可另行处理。感谢支持,欢迎投稿。  
投稿邮箱:jwbkfb@163.coml

早晨出门晚,眼看上班就要迟到了,我把车轮蹬得飞快,恨不得飞起来。

哎呀!前面有一个老太太,大概七十多岁的样子,身材矮小,走路一瘸一拐,推着自行车慢慢地走着。遗憾的是那段路特别窄,如果我强行超车,我的胳膊肘一定会碰撞到老人家的肩膀,也许未必会撞倒,但老人家一定会吓一大跳,后果……不可想象。

我捏了车闸,慢慢跟在老太太身

我同母亲耍脾气,指责她不会过日子,不爱我们。母亲揽过我,轻声细语地说给我:“只咱自己吃,光甜了嘴,大伙都尝点,就香到心里头了,能香满满的一年!”

什么“光甜了嘴”,什么“就香到心里头,能香满满的一年”,年幼的我还是不能理解,可母亲说得向来没错,再说了,胳膊永远拧不过大腿,随她去。

慢慢地,我也习惯了给左邻右舍送好东西了,分享比独吞更让人快乐!

两天前,在我准备离开北京回老家的下午,儿子突然说他想跟我学炸油花花——也是母亲教给我的手艺,比炸馓子简单得多。

马上过年了,儿子可以吃到家乡的年味,零食里也多了妈妈的味道,只是想想都很愉悦。教他在舀好的面粉里打了鸡蛋,放进花椒叶的碎片,倒些黑白芝麻,撒点盐巴,再倒点熟油,教他和面,醒面,而后揉、擀、切、捏,成形。先试油温,掌握火候,开炸,色泽极好,小半盆。

收拾好厨房后,看见桌子上摆着一堆装得鼓鼓的纸质食品袋,盆子是空的。儿子看着我笑了,说让同事们尝尝咱老家过年的味道。看着他一脸灿烂,恍惚间,我又看到了喜欢分享的母亲。



●老树画画  
春风  
老树

捱过漫长冬季,春风终于吹来。我想出走半月,前去看看大海。

## 小小的善意

月冷繁华

后。我注意到在前方80米处,隔离的栏杆断开,我可以在那里安全地超过她。

突然,我听到身后传来紧急刹车的声音。我回头一看,是一位快递小哥。

老太太在前面一瘸一拐地慢慢走着,我在后面捏着车闸慢慢跟着,无声无息。令我感动的是,印象中风驰电掣从人们身边呼啸而过的快递小哥,此刻也安安静静地跟在我的身后,没有不耐烦地狂按喇叭。

一瞬间,我的心柔软起来,感觉很温暖,像有明媚的阳光照进心里。这小小的善意,为这美好的一天拉开帷幕。哪怕它微不足道,也能从中获得心灵的满足和慰藉。